

逃脱“母爱”

□ 崔立(上海, 公务员)

约定的周六下午看房。

我这套是一室一厅的房。租房的两个女孩据说刚毕业一年。中介小伙子再三说俩女孩挺好的, 还帮她们谈了价格, 从4000块砍到了3600块, 我也同意了。

上楼的, 除中介小伙子、两个女孩外, 又多了一个中年女人。说是其中一个女孩的妈妈。妈妈刚走进房间, 就皱起了眉头, 说, 你这房子, 在5楼, 太高了些, 你瞧把我给气喘的。又说, 你这墙面, 也有些发黄, 还有点开裂, 最好能粉刷一下。再说, 现在租金是多少? 都是两个小姑娘自己谈的, 我也是刚知道这事, 3600块? 太贵了! 房东, 小姑娘们也不容易, 要么你让一点?

我没吭声。妈妈见没人理她, 有几分没趣, 就进了卧室。出来时, 兴冲冲地, 像抓到了天大的把柄一样。“你阳台的玻璃裂开了, 碎了, 这是要换的呀!” 妈妈说, “不行不行, 你合同上要写的, 如果出现意外问题, 房东要负全部责任!” 声音很响。我说: “这都已经说好了, 这两天就给换掉, 她们都知道。” 我压低了声音, 尽量平和些。

这位妈妈又回到了客厅, 像又发现什么似的, 指了指上面吊着的空调, 说, 这电器没问题吧, 小伙子, 你把插头插上去, 让我看看。她说的是中介小伙子。中介小伙子已经被吵晕了, 说, 阿姨, 我在写协议呢! 妈妈又说, 要不是房子小, 要不是她爸偏向

孩子, 我说什么也不会让她出去租……

一下子, 像一锅沸腾的粥。我站在那里, 心里听着难耐。甚至想, 这房, 我不租了! 话到嘴边, 我看到一个女孩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记得, 女孩第一次看房说的话, 我就想逃离, 乱哄哄吵成一片的家。我忍了忍, 把话儿咽了下去。

房, 还是租了。3600块, 签了一年。

妈妈走出去时, 倒是语气缓了许多, 说, 房东, 再见呀, 以后小姑娘们有什么事, 你要多照顾些。

我看到走出门的小姑娘的眼神中, 是逃脱般的一抹喜色。



小圆门里的市井烟火

□ 子薇(安徽芜湖, 职员)

据说, 芜湖十大名小吃, 有一样便是小圆门的藕稀饭。

小圆门的名字, 究竟是怎样的来历, 我不清楚。以前, 这条巷子在劳动路的出口, 确乎有一个圆形的门, 门的四周刷着天蓝色的涂料。大约因为老旧, 门被拆除了, 原本“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巷子, 豁然洞开地面对着劳动路。

从劳动路上拐进去, 各种食物的香味, 是劈面扑过来的。前往的多是年轻人——成群结队的女孩子, 呼朋引伴的小伙子, 也有手挽手卿卿我我的亲密恋人。巷子的两侧是楼房, 贴着楼房墙壁搭盖的棚子, 便组成了一间间店面。搭盖得讲究点的, 自成简易餐馆; 搭盖得马虎点的, 看起来

就是临时排档。每家出售的食品, 各有各的花样, 各有各的风采。

我从这条巷子里拎回家频率颇高的, 有两样。其中一样, 是烤鸭。卖烤鸭的是个瘦长的男人, 动作爽利干净, 我每次买的半只烤鸭, 他只消片刻工夫, 鸭子上的肉连同皮, 便被一小块一小块地片下来, 进了食盒, 剩下来的骨头, 剁成段, 放进食品袋, 一只稍大的食品袋将食盒和盛着鸭骨头的袋子放进去, 再往里依次丢进已经简单包装好的大葱、酱、春卷皮, 袋口一系, 递至我手上, 他再右手套上塑料袋放钱找零。从摊子摆出来, 到烤鸭卖完, 摊主少有停歇的时候, 顾客是络绎不绝的。

另一样, 是酥烧饼。那家的烧饼, 有两

种口味, 一种甜, 一种咸, 烧饼上扑满了芝麻。铺子里一直不停地做着, 我们买到的总是刚出炉的, 带着温度的烧饼, 香味浓郁袭人。好些个从远处赶来的顾客, 跟摊主一报数, 都是几十只甚至上百只, 一只只烧饼在硕大的食品袋里码放整齐, 小山似的。

买完这两样, 往前走几步, 便是菜摊了, 有鱼有肉, 还有各色时蔬。在蔬菜摊上, 称一块冬瓜, 那是用来和烤鸭骨头一起炖汤的。

出巷时, 有一左一右两个岔口, 从右边的岔口走过去, 便是申元街。申元街两侧的女贞树, 一棵挨一棵地挺立着。女贞树的花, 从姿容到香味, 都是温和柔美的, 没有飞扬跋扈的蛮横霸气, 与小圆门里的各色美食一样, 内敛, 不事张扬。

